

女博士 I

我们都是『狙击手』

女博士本质上都是『狙击手』，

不是秒杀，就是被秒杀！

女博士们能否狙击一个又一个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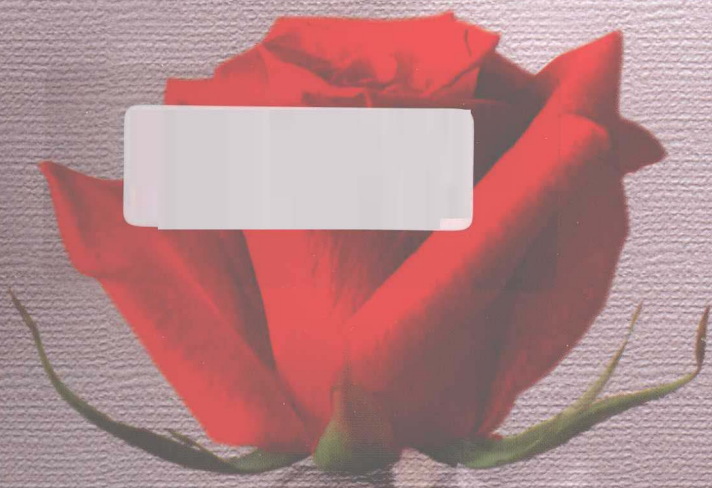
捍卫学术和尊严、爱情和理想？

一切答案尽在本书中。

让你笑着流泪、哭着喷饭、醒着入睡，
回味无穷。

楚弓子◎著

一部全景式、原生态展现高校女博士群体生存状态的长篇励志小说



新世界出版社



女博士 I

我们都是『狙击手』

楚弓子◎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全2册 / 楚弓子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2

ISBN 978 - 7 - 5104 - 3632 - 1

I. ①女…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820 号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全2册

策 划：李 锋 作 者：楚弓子

责任编辑：靳丽霞 特约编辑：郝 曼 李 丽

责任印制：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60mm × 960mm 1/16

字数：416 千字 印张：31

版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104 - 3632 - 1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目录



1. 生死一念	1
2. 水深火热	11
3. 魅力博导	18
4. 时不我待	32
5. 晦星来袭	43
6. 雪上加霜	51
7. 争风吃醋	57
8. 一见钟情	62
9. 天价洋酒	68
10. 同床共枕	73
11. 迷雾重重	79
12. 不期而遇	85
13. 不请自来	91
14. 倾诉衷肠	97
15. 新扎师姐	102

目录

Contents

16.走马上任	110
17.表格学问	116
18.职称评审	121
19.英语难关	129
20.标准男友	135
21.美女难缠 1	142
22.美女难缠 2	149
23.美女难缠 3	155
24.头破血流	165
25.项目考察	181
26.烈火熊心	188
27.任重道远	197
28.病入膏肓	209
29.秘密武器	225
30.走火入魔	231

1. 生死一念



“在这个特别的假期，其他人都回家祭祖，我在这里祭奠你，活着的你就是等死，死了就是解脱。”

生物学博士习欢的表情，冷得像露台上的风，淡得像头顶上的云。她的声音不大，却听得在场的每个人都寒毛倒竖。

“你们，别过来！”站在露台护栏上的这位女博士，她瘦弱的身躯晃了一晃，围观者的视线随之抖了一抖。

在场的人都是女博士，她们的立足之地是全国重点大学 J 大知博楼的楼顶露台。这里是 J 大的制高点。

女博士们面向护栏围成一个半圆的弧形。

跳楼者名叫法春。

人如其名，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法春便春心荡漾，蠢蠢欲动。

但她发春的方式又有别于常人——她不找男人，专找高楼大厦屋顶的阳台，然后伺机从上面跳下。

对，法春发春的方式，就是跳楼。

她不想自己死得过于寂寞，所以每次选好时间地点，都会通知同学朋友，让他们到楼顶送她最后一程。

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每年春天，她都会来这么一次，仿佛四季轮回，绝无例外。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 I

同学们虽然已经麻木了，但毕竟跳楼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万一有什么不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即便不耐烦，也还是不敢大意。

狼来了狼来了，搞不好这一次狼就真的来了。

大家试图向她靠近。

“别过来！”法春再一次厉声喝道。

习欢抬起右手，示意大家不要轻举妄动。与此同时，她不屑地冷笑一声：“你的死，不但毫无意义，而且还将被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J大每一幢大楼的楼顶，都有博士跳下的记录，有男博士，也有女博士。但是，知博楼，你是第一个。在此之前，从这里跳下去的，全都是男博士。你有勇气爬上来，为什么没勇气再走远一点。要死，也死远一点！”

法春气极了，她浑身颤抖着：“太无情了，习欢啊习欢，我平素待你不薄吧，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尖酸刻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有人拉了拉习欢的胳膊。

“别拉我，干吗要拉我，让我来讨好这个胆小鬼吗？我们有什么义务要宠着她？噢，她这么一跳，解脱了，留我们这些傻瓜在世间受苦，凭什么啊？要知道，作为J大第一个从知博楼跳下去的全日制女博士，她将永久地成为我们J大女博士最不光彩的注脚。”

“对，最不光彩的注脚！”有人高声附和。

“你走之后，学校不会为你撰写悼文。因为你还是一个在读的学生，不配享有此项殊荣。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假定你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博士学业。若如此，学校一定会为你张贴讣告。”

“张贴讣告！”有人凝重地点点头。

“想知道讣告的内容吗？”习欢慢条斯理地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张纸，清了清喉咙，念道，“法春博士因病不幸坠楼去世，终年28岁。她为人真诚善良，对待同学，细心周到，受到大家的尊重；对待学生，耐心解答疑问，受到学生的爱戴。她学识渊博、事业心强、治学严谨，对研究工作认真执着，精益求精。借此机会，感谢学校各部门及学院

师生的关心!”

“这已经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温和的讣告了!”旁边有人温馨提示。

女博士们清楚地记得,就在上个月,Z 大的一个海归男博士跳楼,学校还特意愤愤不平地列了一张清单,说是该博士租住了由学校提供的教师公寓,公寓建筑面积 57 平方米,内含独立厨房、卫生间以及电视、冰箱、空调、微波炉、电磁炉、床铺、桌椅等家具和电器设施。

学校还一再重申,为培养该博士,特意安排他参加了学院组织的留学归国人员座谈会、环境岩土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及会务工作,并担任了本科新生班主任,可谓用心良苦。

“虚伪!”法春显然并不领情。

“地球人都知道这很虚伪,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你要是跳下去,连这种虚伪都无法享受到,刚才已经说过了,你只是个学生,你的死,注定轻如鸿毛。”

“就算轻如鸿毛,奴家也要纵身一跳!”

“对,一定要跳!但是在跳之前,请接受我们众姐妹最沉痛的哀悼。”

习欢咳嗽一声,声情并茂地念道:

“下面,是我们这些爱你的姐妹们送给你的悼文——你仰望这片从未见过的天空,你觉得它是那么深奥。你想为理想而活,你想发挥你的价值,但是你忽然觉得,似乎一切都不值得,这里并不像你想得那么的圣洁。你明白得越来越多,却越来越迷茫。你很累,你在拼命地啃那多少人都啃不动的骨头,你也常常想停下来休息休息。但是你靠着对学术的执着追求和信仰,坚持着,坚持着。你是无奈的,但你是有修养的,你没有嫉恨社会,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发泄愤懑。”

习欢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带领女博士们齐声高诵日本电影《追捕》中的那段经典台词:“你只是选择了默默地纵身一跳……跳吧,昭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跳下去就会融化在蓝天里,跳吧!”

这哪里是在救人,分明是在怂恿嘛。

“你!你们!”法春显然被激怒了,她咬咬牙,厉声喝道,“你们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 I

都走开，我要一个人静下来想一想。”

“想什么？”

“想一些一直没想通的问题。”太多的想不明白，让法春的脑海里顿时像炸了锅一般热闹。

——想不明白，科研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科研经费？

——想不明白，其实我们才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主体和直接力量，我们的成果经常被新闻报道，但是我们的名字从未被大众知道！

——想不明白，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每个月千八百块的伙食费，这远远低于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更不要说硕士毕业生平常常的十万年薪，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博士在校生？

——想不明白，我们的 PPT 可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叱咤风云，却连科研方向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想不明白，为什么老外写的书尽量给人讲明白，国内的学术却尽量把人讲糊涂？

——想不明白，为什么国外的科研经费都用于实验设备和劳务费，而我们的科研经费却用来买车，发票和人民币一样值钱？

“对，你的确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太多想不明白的地方。”女博士们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全日制博士，想不明白的事情永远比想得明白的事情多得多！

习欢的嘴角往上微微一扬：

“你不愿意，不愿意沦为老板横向课题的廉价劳力，不愿意从事和你研究课题不相关的任何事情，不愿意承受老板学术上的指责和人格上的侮辱。于是，你的论文总是被压半年没有时间被审阅，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达不到投稿的水平，虽然你已经偷偷地投出去并且已经发表，但这并不代表你具有了申请学位的资格，因为你的行为并未得到认可……”

“为什么，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法春脸上的肌肉因痛苦而扭曲。

习欢暗地里吸了一口气，继续展开心理攻势：“是啊，这究竟是什么，这样对我们公平吗？想想看，快 30 了，初中同学都小老板了，高中同学有房有车了，大学同学都技术骨干中层领导了，硕士同学都公务员干部了，你呢？学生。好朋友支持你，每逢节假日都邀你一起聚聚，散散心，你总是婉言拒绝，他们说，你保重身体，注意休息，别太辛苦。挂掉电话的那头，他们怎么说你明白：大博士了，拽了，请都请不动了……”

“我……我写不出论文！”法春的吼叫仿佛一记晴天霹雳，打断了习欢的讲话，也击中了在场的所有女博士，足足让现场沉默了十秒钟。

“对，写不出！不仅你写不出，她，她，还有我，我们都写不出！那么我们都该死？是的，我们都该死。但是，我们也都不能这么快就去死。我们还有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他们因我们而骄傲，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再苦再难为了他们也要撑下去，撑到毕业，撑到属于我们的那片天地。再说，我们是女人，我们还没有轰轰烈烈地谈过恋爱……”

“她谈过好几次，每一次都轰轰烈烈。”不知是谁不适时宜地小声嘀咕，被众人踩于脚下。

习欢接着说：“我们还没有成家，作为女人，我们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妈妈对我说，等你自己做了妈妈，你才会真正长大！难道，你不想体验一下做母亲的伟大？”

“想，做梦都想！”法春泪如雨下。是啊，她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她的博导生个小宝宝。

“再说，难道你就那么狠心，真的要抛下你心爱的猫咪不管吗？”习欢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只白色的小猫，这个小东西也适时地温驯地叫了一声。

“宝宝，妈妈对不起你！”法春爱心爆棚，母性大发。

“你如果真的爱它，就带着它一起跳吧！”

“不要啊！”此话一出，众人异口同声哀求。

“不一起跳也行，反正你死了，它和孤儿也没什么区别。猫这东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 I

西，其实很讨厌，你既然不要了，那……”话没说完，习欢像扔一只破皮球一样把小猫扔了出去。可怜的猫咪，伴随着一声凄厉的惨叫，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宝宝！”说时迟那时快，法春瞬间移至露台内，一个空中大跨越，飞身救下小猫，那速度，那水平，绝对不亚于国际顶级守门员的扑救。

就是这个时候！女博士们一齐扑向轻生者，将她死死地压在身下。那场面，不可谓不壮观！乱战中，法春从人堆的最底层爬出来，抱着猫咪，边拿手捋着猫咪的胡须，边哼着“云水谣”下楼去了。

“果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个声音轻吟着。

“习欢，你干什么？”众人扭头一看，高高的护栏上，重新站着一个人。

习欢！

“快下来，危险！”

“你们，别过来！”习欢喝退众人。

“习欢，你别搞了，姐妹们都一大把年纪，心脏受不了的，乖，快下来啦！”

“你们休想哄我下去！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力阻她跳楼吗？”

“为什么？”

“因为我要做第一个！就算要跳，我也要做第一个从这里跳下去的女博士！”

“那你将永久地成为我们J大女博士最不光彩的注脚。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那不是挺好吗？”

“最不光彩你也不介意？”

“光彩不光彩有什么要紧，我要的是永载史册！只要从这里跳下去，我就将成为第一！第一，你们懂的！”

第一的分量的确够重，一个人冲了过来，拼尽吃奶的力气往护栏上爬，姿势极其难看也在所不惜。

说到此人，那也非泛泛之辈。

她是习欢的好姐妹，叫南仁。

此人一直立志要写出超一流世界级的博士论文，但至今仍然不见动静，众人问其缘故，她答曰，暴风雨酝酿得越久，威力就越大。

众博士皆仰视之。

她酝酿暴风雨的方式也很奇特，那就是不停地恋爱。

论文压力这么大，还抽得出时间恋爱？

她回答得干脆，论文需要灵感，更需要激情。只有要死要活的爱情，才能激发出汹涌澎湃的激情，从而撰写出惊天动地的论文！

要死要活的爱情通常是可遇不可求的，甚至只有在梦里才能存活。南仁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残酷的现实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她不断更换恋爱对象，不断寻找新的激情。所以江湖儿女送了一个外号给她，叫作“南侠再找”。

南仁笑纳了这个称号，但逢人便讲：“肤浅了吧，庸俗了吧，低级趣味了吧，以为我是为男人而要男人？我是为了写出惊世骇俗的博士论文，才苦苦追寻的！就算爱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也在所不惜。我南仁，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彗星撞地球般的爱情！”

有一次，同学见南仁又失恋想安慰几句，没想到才一张嘴，就被她噤里啪啦一顿咆哮给震得五内俱焚，肝胆俱裂。南仁同学是这么咆哮的：

“失恋算个啥？天涯何处无芳草，活到老，恋到老，分了谈，谈了分，分了再谈，谈了再分，咱分到老，谈到老！我就不信，所有人对咱都概不参考！

“失恋算个啥？人在情场飘，哪能不挨温柔刀，忍点疼，拔出刀，上点金创药，撒开俩小腿儿，咱照样在情场上使劲飘！

“失恋算个啥？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睡不着，咱数牛，心情不好，咱旅游，实在不行，咱去公园看看猴儿！

“失恋算个啥？从哪跌倒了从哪爬起，你前脚走，俺这后边又来了仁！

“失恋算个啥？天上下雨地下流，暂时光棍儿有啥愁？

“失恋算个啥？世上难找三条腿的蛙，两条腿的大活人遍天涯！”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 I

此番豪言壮语不脛而走，迅速蹿红校园 BBS，极大地提振了女博士们的士气，使她们在与男生交往的过程中，底气更足了，腰板更硬了，姿态更高了，为此还有女生专程登门道谢，请客吃饭。

不过也有例外。

有个女生哭着喊着找上门来要找南仁算账，说：“就是听信了你的鬼话，我把男朋友蹬了，结果，到现在都没人要，你还我男人！”南仁是谁，岂容此等屑小在大佛面前撒野，几个回合就把小女生打发走了。

回到宿舍，她关起门来在墙角缩成一团，感到比谁都委屈，奶奶的，你们以为我想失恋啊，都是那些死男人，不是自以为是，就是拈花惹草，我怎么这么背啊，就不能让我遇到一个像样一点的吗？

从那以后，南仁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中晚三次，饭后一小时必进行一次祷告，雷打不动。她的祷告内容简单、直接、原始、从一而终：老天爷，给我一个男人吧！

最近，南仁论文依旧没有起色，更可恶的是男朋友总是找种种借口不来看望自己，这让她不免有些心灰意懒，厌世情绪愈发浓厚。

习欢看到南仁不顾一切爬过来，早就知道她想干什么了。

哼，想跟我抢第一，门都没有。习欢最后看了一眼头顶的蓝天，天是那么的蓝，蓝得让人心碎，蓝得让人不忍再看第二眼。她双眼一闭，向这个世界诀别：“再见了，论文；再见了，姐妹们；再见了，我的博士生涯！”

“等等！”就在这千钧一发之计，那个正在爬护栏的人气喘吁吁地说，“秦观的电话。”她将手机高举过头顶，进贡一样呈送给习欢。

“秦观！”习欢虎躯一震，身不由己地接过手机，语气瞬间谄媚无比，“你出差回来了？啊，我啊，我挺好啊……我在楼顶吹风，不，是测风速……实验需要，没办法啦……论文？比较顺利啦，别忘记我是论文达人噢，呵呵。手机？我忘宿舍了……呵呵……明天晚上啊，有空有空！那就这么说定了，你自己也要保重身体哟！”

挂了电话，习欢身轻如燕跳下阳台。

其实，就在刚才，习欢是真的想往阳台外跳下去的。

不管法春和南仁是不是来真的，但她，在某一刻，是真的想跳下去。那时她的想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她想，跳下去，我就不用写论文了。

本来，她只是特别好奇，跳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当她爬上护栏时，只站了几秒，就真的想跳了。

多么微妙的改变，又是多么危险的决定。

还好，她没有跳下去。

J大从来不缺跳楼的博士。

与其说是博士们自己跳下去的，不如说是论文把博士们推下去的。博士论文猛如虎。

一纸论文，压弯多少男博士的背，催肥多少女博士的腰。

习欢真的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享有论文达人美誉的她，以高分考取了博士研究生，最后竟然会被论文秒杀？她不甘心。她站在校园的最高处，暗暗咬了一下牙，她想，我不能死，我要把论文拿下！

谁也不知道，习欢在刹那间穿越了生与死的考验。

天，瓦蓝瓦蓝；风，清爽宜人。

习欢的嘴角扯出一道美丽的弧线。

“哈哈哈哈哈，现在，我是第一个了！”护栏上，南仁迎风而立，豪气干云。

“这个第一，就留给你了！”习欢朝身后摆了摆手，向出口走去，“我还是苟且偷生比较好，哈，秦观哥哥在等着我呢……我要先去洗个澡，恕不奉陪了！”

“这一刻，我飞升成仙，不为永生，只为脱离苦海。我南仁要让人们记住这一重大时刻，就像西藏喇嘛仓央嘉措感慨的那样，这一瞬，我升起风马，不为祈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但他这是纠缠于小我的儿女私情，而我，一个新时代的女博士，是为了与现有的教育制度抗争，与惨无人道、残酷无情的论文制度抗争，才从这里跳下去的！中国自古改革鲜有女性流血者，若有，请自我始！”

围观众人此时以袖掩面，更有泪眼婆娑者。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 I

“好大的风沙！”抱怨声中，众人作鸟兽散，纷纷离开阳台。

“喂，你们，别走啊！”任凭南仁怎么叫喊，也留不住观众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站在高高的护栏上。

跳，还是不跳？这是个问题。

她偷偷地瞄了一眼楼下，哇，好高啊！

地上的人和物，变得如此渺小。有一个黑点在地上移动，她一眼就认了出来，那人，不正是自己朝思夜想的男朋友吗？

“熊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她像一个怀揣明星梦想的街头艺人好不容易才看见一个星探一样，高声叫喊。

实在是太高了，加上有风，所以下面的人根本没听到。她又加大嗓门呼喊，最后终于吸引众人纷纷驻足仰望。

可是那个黑点还在走动。满世界的人都听到了，只有他毫无知觉。

他是聋子还是傻子，为什么总是比别人慢一拍？“狗熊！笨蛋！”她恨得牙痒痒。她想，要是自己跳下去，一定要正好砸到他身上。

下面的小黑点终于停住了脚步。

“看，又有人要跳楼了！”旁边的人议论纷纷，这才让他翘首以望。

“熊翔！是我，是我啊！”南仁用力地挥舞着胳膊，终于引起了小黑点的注意。

“你在上面做什么？”他冲上面喊道。

“我要从这里跳下去。”

“这么高，很危险的，你等一下，我先打 120，等他们来了，你再跳吧。”

众人脸上爬过三道黑线。

一群乌鸦从楼顶飞过，一会儿摆成一个 S，一会儿摆成一个 B。

“啪”的一声，从楼上扔下一只球鞋，砸在他脑门上。

“去死吧你，臭狗熊！”

高高的阳台上，咆哮声响彻校园。

2. 水深火热



故事还得从习欢刚刚考取博士开始说起。

那时候，习欢的眼里，到处都是人们羡慕敬佩的目光。

考上博士了？还是女博士！

卖盗版光盘的大叔、批发劣质丝袜的大妈、门卫哥哥、宿舍阿姨纷纷立足岗位，勤勉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习欢道喜。食堂帅小伙儿还特意多捞了一条肉丝倾情奉献，预祝习欢早日毕业。

习欢信心满怀，微笑着入住女博士公寓。她主动和人打招呼，主动向人展示笑脸。可是，怎么回事啊，这些女博士个个表情木讷，对她都很冷淡。

很快，她找到了答案。

“芝麻开门，我要论文！”女博士宿舍楼里，经常有人打着赤脚抓着头皮双眼通红地在楼道里咆哮。

“论文！论文！！论文！！！”楼上楼下的姐妹们，念念有词。

习欢还沉浸在考上博士的喜悦里，她笑而不语。用她的话说这叫“偶灰常地淡定！”从她那落寞的笑容推断，毫无疑问她是个寂寞高手！别的光荣历史就不提了，就说硕士那会儿吧，只用一个礼拜就炮制出一篇省部级优秀毕业论文，其他学校她不知道，至少在本校，她是前无古人，也基本后无来者了。



女博士：我们都是“狙击手” I

论文？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嘛！现在的博士生，扩招之后再扩招，阿猫阿狗也来做学问？能不难才怪！

笃定的习欢，在风雨飘摇、焦躁不安的女博士群体中，宛如中流砥柱般岿然不动，格外显眼。女博士们看到她，仿佛流浪的扁舟看到了港湾，一头就扎了进来——其直接后果就是，女博士们几乎通通都到她怀抱里哭过一遍。

她们敲开房门，一头扎过来，肆无忌惮蛮横无理毫无征兆地鼻涕眼泪哈喇子齐飞，哭得草木含悲风云变色日月无光悲恸震天。

哭完了，女博士们咳嗽一声，长袖一挥，屁股一扭，心满意足气宇轩昂龙行虎步地走了，继续回去与论文厮混，独留习欢空守满屋的悲怆。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习欢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敲响房门的是吕童。这个法学女博士抱着习欢又咬又啃，气喘如牛。习欢惊吓过度，“你你你……要干干什么？”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吕童一个鹞子翻身站立，顺势捏捏习欢的小下巴，“小妞，别生气嘛，给爷笑一个！”口水顺着嘴角叮咚叮咚响。

“你是男是女？”

“你说呢？”吕童胸脯一挺，晃啊晃啊晃得人眼睛发花。

“那你干吗这样，恶心死了！”习欢打掉她的咸猪手。

“为什么不能这样？给个理由！”

“为什么能这样？你先给个理由！”

“需要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需要！”

“因为我是女同，对男人完全没兴趣，”吕童似乎要把习欢吞掉，“我爱女人！”

“变态啊！”习欢大叫。

“对，我就是个变态！”油头粉脸的吕童用悠远的声音讲着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她